

河湟文化的五个辨识度

□王伟章

我始终认为，黄河和湟水交汇，其实这不过是对现代“河湟”的一种粗浅定义。“河湟”之概念，虽然构建自汉代，但自唐代以来，始终离不开中国人对“河湟”作为故乡人文之地的守望。

看长度，赫赫我祖，来自昆仑。在神话学家眼中，从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到王母临汉、黄帝创世、大禹治水、精卫填海……每一个中国人坚信，躲在神话故事背后的，正是我们民族最早的祖先身影。有专家学者称：昆仑山是创世神话、英雄神话和创造神话“三位一体”的东方奥林匹斯山，如今看来，其意义远不止此……《山海经》《神异经》《淮南子》《汉武故事》《后汉书西域传》《汉武内传》《穆天子传》《庄子》《楚辞》《诗经》《列子》《史记》《拾遗记》《博物志》《独异志》等，无不留下昆仑神话的烙印。在中国目前的民族构成中，至少有包括汉族在内的三分之一以上的民族，与曾经生息在青海地区的古羌族群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他们的原始神话传说和文化遗产离不开昆仑文

化这一母题。

看厚度，这里源远流深、得天独厚，随手翻阅地方文献你就会发现，被3500米海拔高高擎起的青海高原上有着灿烂的远古文化。考古学者先后发现了300余处史前文化遗址，中石器时代的拉乙亥文化，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宗日文化，铜石并用的齐家文化，青铜时代的辛店文化，以及诺木洪、卡约的羌人土著文化，还包括世界闻名的乐都柳湾彩陶、大通舞蹈彩陶盆和贵南杂多马台青铜镜……考古学家慨叹说“青海的文物流成了河”，正是这些史前遗产完美地串起了青海从蛮荒到青铜文明的全景文化遗存，甚至也是一本多民族发展的实证史书。看河湟、见中国。小小的湟水流域，无意间，记录了那个时代游牧向农耕华夏一统的伟大演变。

看风度，这里风流潇洒，落落大方。从唐代顾非熊“诸侯持节望吾土，男子生身负我唐。回望风光成异域，谁能献计复河湟”，到宋代苏轼“羨君真将家，浮面气可掬。何当请长缨，一战河湟复”。从明代解缙“八千里外客河湟，鸟鼠山头望故乡。欲问别来多少恨，黄河东去与天长”，再到清代庞垲“十石角弓铁两档，边烽未靖守河湟。男儿须向沙场死，不上山头望故乡”。自唐代开始，河湟作为心理标识，千古河湟既

催发了唐诗的英雄主义激情，成为了后世诗人纠葛其间，相互咏唱达意的对象。鄯州（乐都）分别是唐陇右道、宋陇右都督府所在地，在中国边疆史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因此河湟是唐代边塞诗、宋词中寄托“诗和远方”最多的地方。读河湟诗，读的是中国人的精神史诗。河湟是唐诗重要的地理标识、文化标识、精神标识。

看气度，这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从古老的羌族族群，到吐谷浑的昌盛，吐蕃的扩张，再到蒙古族的游牧开发以及汉族与这些少数民族的交融，在青海历史舞台上，自始至终上演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幕幕活剧。中华文明西传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乃至整个欧洲。欧洲和西亚文化的东渐，青海是必经之地；中华文明南传印度、印度文化传入中原，青海是必由之路。我们讲，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标识物不是茶叶、瓷器，而应该是丝绸。没有丝绸，何谓丝绸之路？世界上最丰富的丝绸就藏在青海热水吐蕃大墓中。同时，历史上，定居于此的每个民族都以其宽大的胸怀和开放的姿态进行情感和文化上的交流和认同，形成了“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我就是你，你就是我”的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场域。这无疑就是费孝通

先生所讲“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看高度，这里登高望远、无限风光。戴传贤在《新青海》杂志1933年第四卷所撰写的卷首语中指出：“青海是中国民族生活的泉源地，四万万同胞赖以生存之两大河流皆发源于此。”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几乎都可以在青海溯源觅踪。“青海这个地方，才真正正是五大民族交换文明、交换血统的一个和平美丽的舞台。”青海是中国文化的鼻祖，中国百姓的老家，“中国好比欧洲么？青海便是希腊。中国好比春秋时的周代文明么？青海便是岐山。”40年代中期罗家伦先生考察青海，有感于昆仑，曾挥笔写下了题为“中华民族的故乡”的诗歌。这首诗经音乐家王永阶谱曲后，在全国各地传唱开来，至今成为凝聚海外华人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生态突出、地位重要。今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已经起航，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时的讲话精神，坚定不移地当好“中华水塔”的守护者，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持续地用心、用力、扛牢源头责任，体现干流担当，做出江源贡献，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

饱含诗意的建筑礼赞

□彭忠富

“遥闻前山相对语，跨越溪谷数里程”，闽浙山区层峦叠嶂、溪流纵横，交通不便。就地取材，造价相对较低的廊桥，是乡民走出大山，与外界交通往来的最好选择，更是遮阳挡雨、休憩聚会的好场所。廊桥与青山绿水、炊烟村居融为一体，一座座廊桥见证了村落的日常、宗族的传承，镌刻着最质朴鲜活的信仰与道德印记。在中国廊桥之乡的浙江泰顺和庆元，木拱廊桥遍地皆是。浙江作家鲁晓敏生长的松阳县，自然环境同属于浙南闽北山地。生活环境中的传统木拱廊桥，自然不会脱离鲁晓敏的观察视野，也必然会流于他的笔下。

近年来，鲁晓敏对全国300多座古代廊桥进行了实地探访。每走访一座廊桥，鲁晓敏都会为它整理出一份“廊桥档案”，包括地理方位、图片、长宽高、始建和重建年份等基础数据。“这座单孔石拱廊桥非常小，有些袖珍的味道，廊屋破败不堪，屋顶摇摇欲坠，瓦片碎了一地，仿佛一阵

狂风就可以将廊柱折断。”鲁晓敏发现，跟江西会昌县黄雷村的这座无名廊桥类似，不少廊桥正处于废弃和任其自生自灭的状态，每年都有大量的廊桥坍塌和损毁。

在长期关注古廊桥的过程中，鲁晓敏认为除了列入保护单位的廊桥和受村落、宗族定期维护的廊桥之外，剩下的廊桥现状大多不容乐观。中国廊桥是桥梁与房屋的珠联璧合之作，廊桥不仅仅是公共建筑，更是一些地方的文化图腾，是值得我们对其加以选择性重点保护的。在最新出版的文化随笔《廊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2月）中，鲁晓敏以作家的理性和视野入手，对廊桥的制作工艺、发展历史、风水文化、宗教信仰、保存状况等进行了详细解读，并将作者寻访过程中的故事融入其中。本书分为“何以廊桥”“美哉斯桥”等四个部分，堪称一场中国廊桥的文化寻访之旅。

本书收录了一百多幅精美图片，由中国廊桥摄影人吴卫平拍

摄，还原了廊桥的真实面貌，旨在让大家了解廊桥的灿烂历史和保存现状。作者以廊桥为线索，梳理廊桥两千多年的历史，呈现了中国浙南闽北、徽州、闽赣粤等五大廊桥群及“瀟陵桥”等十七座典型廊桥的建筑风貌。每座廊桥都有其内在的文化价值及故事背景。从作者汨汨流淌的笔端，我们不难体会到历史的温度与人世的变迁。对廊桥这一建筑文化的探究，也能引领我们思考建筑在历史发展中的意义，引导我们审视建筑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鲁晓敏和摄影师通过实地寻访、考察廊桥，采访廊桥建造者、守护者，结合历史记录和文献，将自己的审美情趣和廊桥的文化内涵充分地呈现出来。譬如关于廊桥营造技艺的传播路线，作者经过考证认为，“从天府之国，廊桥传播的洪流沿着陇蜀古道进入西北地区，横向传入中原。唐代安史之乱后，一批工匠由中原进入南方山区。宋室南渡后，大批技术精良的工匠涌入



了浙江，然后顺势南下，散布到了更加遥远的岭南与西南。”在廊桥东渐南下的过程中，各地工匠发挥聪明才智，极力将桥梁与地方文化糅合在一起，使之浸染了众多的民族文化色彩，出现了一个人乡随俗的嬗变，以适应当时的历史环境。

黄永玉：木刻版画是他的艺术之根

□刘学正

“这是我一辈子刻的木刻，大部分都在这里了……这些木刻板子有如自己一半的历史骸骨。”三年前，《人木：黄永玉版画艺术》的出版，让我们有机会一窥黄永玉的木刻生涯。400余幅版画，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散发出灵动洒脱、历久弥新的美感，好似一个个被嵌入不同时期的舞者。深切缅怀黄永玉先生之际，再次翻阅这本厚重的画册，甚感黄氏国画背后，藏着木刻的理性思维，无论刀底、笔下，所刻、所画皆饱含黄永玉之情之所至、生命所有。

木刻，是黄永玉从艺伊始就学之、作之的技艺，可谓其艺术之根本。该书题材涉猎广泛，涵盖了市井生活、文学插图、名人肖像、动植物小品、各地风景等多个方面，浏览其间，仿佛是在发掘一段段尘封的记忆和感动。

反映旧社会劳苦大众的苦难，是黄永玉版画的一个特点，冷峻的刻刀浸润着悲悯情怀。《石子碎了，眼睛花了》，一个颤骨高起、眼眶深陷的枯瘦老人，手持长柄榔头砸石子，张开的嘴巴似在鼓劲儿，似在哀叹；《孩子渴了》，一位赤裸双脚的母亲背向接水的木桶，哺育幼鸟般向孩子嘴对嘴喂水，她大概是一名担水工，背负着的幼儿渴了，也只能用体温中和一下凉水，奶水应该是没有的吧；《丈夫买药回来了》，窄床上的妻子已经陷入昏迷，生命危在旦夕，费尽周折终于买来药的丈夫，满脸愁容，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

黄永玉的版画作品，更多的则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齐心协力收庄稼》，硕大而饱满的稻穗、把喜悦挂在脸上的农人、来回穿梭的孩童，组成了一幅妙趣横生的丰收图卷；《做了几十年工，想都不敢想，收了个徒弟是厂长》，老师傅喜笑颜开，小徒弟英气逼人，传承的不只是工匠精神，更是一种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豪情；《大冬瓜》，老头儿和老太太一前一后共同担着竹篮，里面是一个圆滚滚的大冬瓜，两人对

视而笑，由画面可知其心灵上的愉悦与满足。

孩子，是黄永玉创作不可或缺的主题之一。《报童》《擦鞋童》《没书读的孩子》，为了糊口早早进入社会，受尽白眼，满是辛酸泪；《受伤的孩子》，孤零零地倒在街头，背后是一串带血的脚印；《读书郎》，朝气蓬勃，尽情在知识的海洋中徜徉。黄永玉为童话、寓言故事创作了大量的木刻插图，比如《公鸡和狐狸的故事》《采月亮》《红鼻子的姑娘》《光屁股国王》等等，天真趣味的画风，让文学作品更具立体感，丰富了孩子们在阅读童话时的形象思维。

此外，书中还收录了黄永玉为妻子张梅溪的儿童文学《在森林中》创作的所有木刻插图。森林小学、林场生活、林中动物……粗犷的线条以另一种方式诠释童趣，足见夫妻两人琴瑟相和的默契。据说，年轻时的黄永玉生活拮据，曾在理发与买木刻板之间犹豫，而张梅溪让他去理发。等黄永玉理完发出来，张梅溪手捧一块崭新的木刻板，送给这位落魄的年轻艺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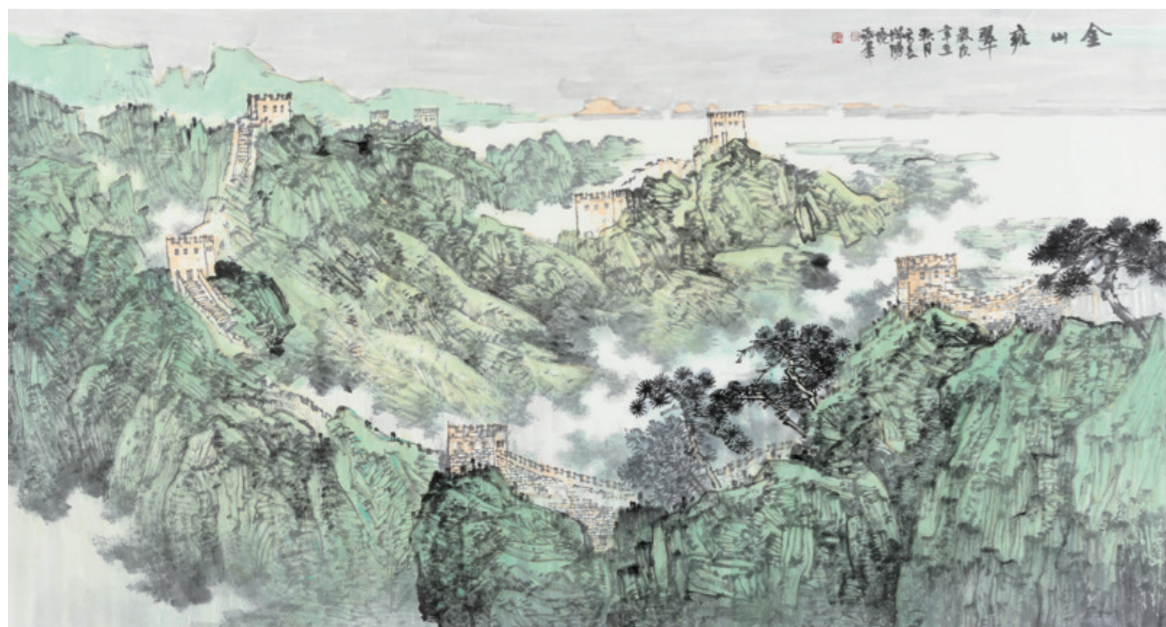
步入暮年，黄永玉虽然停止了版画创作，然而他手中的刻刀促使他养成了从不松懈的习惯。他把转刀锋，尝试向更多艺术语言的可能性探索，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他看来，这400多个充满了岁月痕迹的木刻板子，如同他“贴着肉的骸骨”一般，与其共同经历了一生的颠沛流离，一刀一刀刻画人生，能够留存至今，弥足珍贵。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木刻版画与“老顽童”黄永玉的青春、爱情、艺术、生活紧密相连，成为了其艺术人生的底色。诚如臧克家评价说：“他（黄永玉）的画面上尽是乡村的纯朴和儿童的天真……作品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刀底下刻的，正是他生命里所有的。”

谈艺录

书画广场

张峰绘画作品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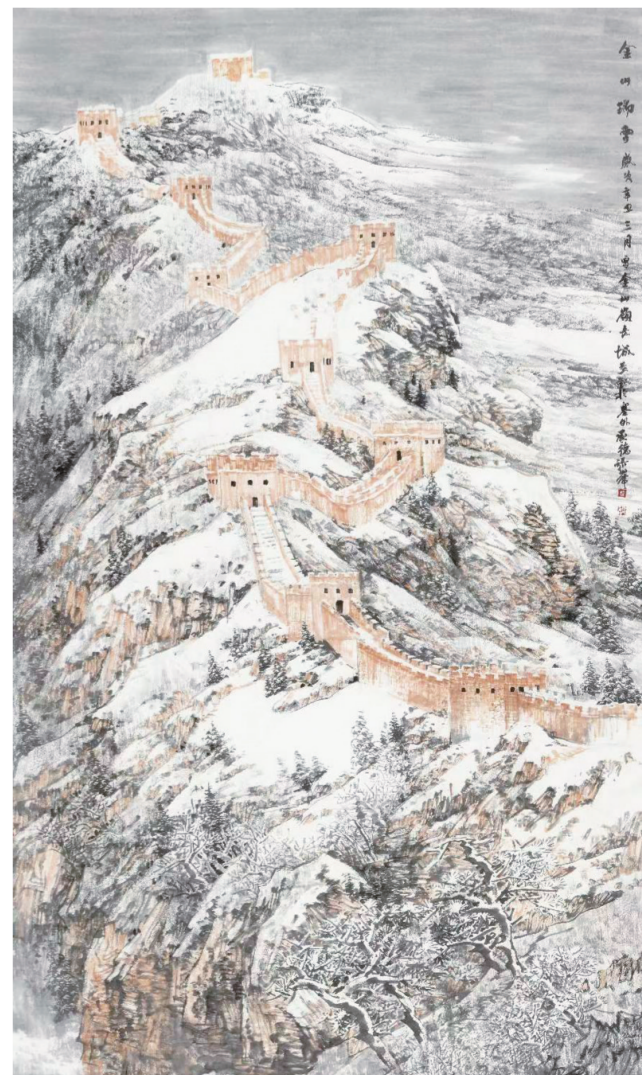
金山翠翠



金山云水



燕山山居



金山瑞雪